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4 冊

李二曲思想研究（下）

葉 守 桓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二曲思想研究(下) / 葉守桓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0 [民 99]

目 6+284 面 ; 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 ; 第 24 冊)

ISBN : 978-986-254-353-5 (精裝)

1. (清) 李颺 2. 學術思想

127.1

99016462

ISBN - 978-986-2543-53-5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二四冊

ISBN : 978-986-254-353-5

李二曲思想研究(下)

作 者 葉守桓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 : 02-2923-1455 / 傳真 : 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編 40 冊 (精裝)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李二曲思想研究（下）

葉守桓 著



目次

上 冊	
壹、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歷來研究與討論	10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	32
貳、上編部份：早年為學的歷程	37
第一章 學術背景與學思之轉變	39
第一節 緒 論	39
第二節 經世思想的發展與轉變	41
第三節 從「著述之學」到「切己之學」	45
一、儒學「切己之學」的討論	46
二、「著述之學」與「切己之學」之辨	54
第二章 〈悔過自新說〉之討論	57
第一節 緒 論	57
第二節 儒學之自省悔過思想	58
第三節 〈悔過自新說〉之詮釋	62
一、儒學經典中的悔過自新精神	63
二、宋明諸子思想之思考與反省	67
三、主體與社會時代之問題	73
第四節 〈悔過自新說〉內容之討論	74
一、復性思想	75
二、悔過自新的態度與內容	78
三、「靜坐」與「知幾」的工夫	82
第三章 二曲證悟過程之研究	87
第一節 緒 論	87
第二節 證悟之工夫	88
第三節 二曲證悟之討論	94
一、證悟經驗的分析	95
二、證悟之體會	97
三、證悟後的驗證與反省	101
上編總結	107
參、中編部份：中年之教	
——體用全學的思想與經世實踐	111
第一章 二曲體用思想之詮釋	115
第一節 緒 論	115
第二節 儒學之體用觀	116

第三節	二曲「明體適用」思想之討論	121
一、	體用觀之意義	121
二、	「儒學」、「道學」與「明體適用」	124
第四節	體用全學的教導	128
一、	明體中之明體	129
二、	明體中之工夫	137
三、	適用之書	147
第五節	以「明體適用」為基的對比與批判	155
一、	「三教異同」與其問題之討論	155
二、	儒學之變遷	159
三、	儒學之批判與反省	165
四、	釋道之問題與批判	172
第二章	二曲的成聖之道	
	——以「治療學」作為詮釋	179
第一節	緒論	179
第二節	治療之開展——論存有的異化	183
第三節	存有之異化——論名心病根	186
第四節	治療之態度——論立志與躬行棍	191
第五節	閱讀之自療——論經典之切己	196
第六節	主體之自療——論良知本心之體驗	199
第七節	自療之工夫——論「由仁義行」與「為道日損」	202
第三章	心性本體論——〈學髓〉一說之探究	209
第一節	緒論	209
第二節	〈學髓〉意義的詮釋	211
第三節	「人生本原圖」的詮釋與說明	217
第四節	「人生本原圖」的本體境界之釋	220
第五節	經驗現象世界的「念起」	227
第六節	「無念」之工夫	235
第四章	修養工夫論	241
第一節	緒論	241
第二節	修養工夫之開展——論良知本心的察識	242
第三節	主靜之工夫	244
一、	談「主靜」工夫之意義	244
二、	「虛、明、寂、定」之闡釋	248
三、	主靜工夫之開展	253

四、關於「主靜」工夫之爭議與釐清	259
第四節 主敬之工夫	263
一、「恭敬」乃「道德修養」之基	263
二、「主敬」乃貫穿「內外動靜」之工夫	265
三、「主敬」乃「徹上徹下」之工夫	267
四、「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268
第五節 其他修養工夫論	270
一、「常惺惺」	270
二、「慎獨」之本體工夫	274
三、「終日乾乾」	275
四、二曲修養工夫之道總論	276
下 冊	
第五章 經世思想與實踐	281
第一節 緒 論	271
第二節 二曲的經世思想	283
一、〈司牧寶鑑〉中關於經世治道的探索	283
二、荒政之治與人道主義之精神	292
第三節 〈匡時要務〉中關於經世講學的討論	301
一、儒學的經世講學觀	301
二、經世與學術人心	312
第四節 二曲的經世實踐	318
一、二曲講學歷程之考察	318
二、關學之推動與弘揚	324
三、關中書院的教育與〈學規〉之訂立	332
四、道德節義之展現	342
中編總結	349
肆、下編部份：晚年著述	
——《四書反身錄》之研究	353
第一章 關於《四書反身錄》之研究	355
第一節 緒 論	355
第二節 《四書》之形成與《四書》詮釋的意義	357
第三節 《四書反身錄》創作因素考	362
一、詮釋經典之謬誤的反省	364
二、儒學志道異化的反省	368

第四節 「反身」意涵的探索	371
一、儒學之「反身」	373
二、《四書反身錄》之「反身」	375
第二章 《大學》一書之詮釋	379
第一節 緒論	379
第二節 《大學》之道與「三綱領」的討論	381
一、「大人之學」與「明體適用」之學	382
二、「明德」與「明明德」	384
三、「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	386
第三節 「格物致知」之說	389
一、「格物」之「物」	390
二、格物之「格」與「明善」之功	392
三、「格物」與「致知」、「誠意」、「正心」之關係	395
第四節 修齊治平之道的討論	398
一、修身之道	398
二、齊家之道	400
三、治國平天下之道	401
第三章 《中庸》一書之詮釋	405
第一節 緒論	405
第二節 「中庸」思想之討論	407
一、中庸之義	407
二、中庸之道與實踐	410
三、平常之心	413
第三節 盡性至命之工夫	415
一、盡性至命之道	415
二、識本之學	416
三、慎獨之論	419
第四節 中和之論	420
一、中和之說	420
二、時中之論	424
三、致中和之意	425
第四章 《論語》一書之詮釋	427
第一節 緒論	427
第二節 為學之宗旨與工夫	428

一、學乃成德之學	429
二、學乃兼具「道德實踐」與「道德學習」	431
三、「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	434
四、爲學之工夫	438
第三節 「良知學」的詮釋	443
一、良知之詮	443
二、「心如太虛」之釋	448
三、「言詮」與「恭默」之討論	451
第四節 「上帝」、「天」與「鬼神」之詮釋	460
一、「上帝」與「天」之討論	461
二、鬼神之討論	464
第五節 道德節義之詮釋	467
一、廉恥之心與節義	468
二、明哲保身之討論	472
三、殉節之討論	475
第五章 《孟子》一書之詮釋	479
第一節 緒論	479
第二節 心性良知思想之詮釋	480
一、「性善說」與「識本之學」	480
二、「求心之學」與「求其放心之道」	486
三、良知之說	492
四、恥心節義之說	496
第三節 修養工夫論	499
一、「養心莫善於寡欲」說	500
二、「知言養氣」說	503
三、操存持敬之工夫	505
第四節 仁政王道思想	508
一、仁政之說	508
二、王道思想	510
三、經界之說	515
下編總結	519
伍、結論	525
陸、參考書目	547

第五章 經世思想與實踐

第一節 緒論

關於二曲的經世的思想與實踐，主要討論的是二曲對現實經濟民生、人心教化問題的關切，與其謀求改善與積極參與之過程。本質上，「經世」思想是傳統儒學的知識份子之基本特徵所在。余英時在論述〈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即曾引邁克爾·康菲諾（Michael Confino）所舉的近代俄國知識階層的五項特徵，來對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加以說明。其特徵分別為：一、深切地關懷一切有關公眾利益之事；二、對於國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識份子都視為他們個人的責任；三、傾向于把政治、社會問題視為道德問題；四、有一種義務感，要不顧一切代價追求終極的邏輯結論；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須加以努力改正。余氏認為除了第四項以外，「其餘四項，則在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身上，都同樣找得到清楚的痕跡。」〔註1〕從其所論之特色與精神來看，儒學之特色是將社會群體秩序化發展，視為主體之責任所在，而有著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承擔世道之精神。故當世道人心、治道管理失去道德化與秩序化過程之際，儒學之實踐者，必然的加以承擔與改正，此即所謂的經世之意義。

具體而言，所謂「經世」即為「經國濟世」，就其內涵之意義，據林樂昌之分析可有幾個層面：第一、是制度或政治的層面，包括典章法制的沿革，政治準則的釐定，對國家、社會事務的掌管與治理；還包括對以上諸項批評

〔註1〕 見余英時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頁56。

或重構等。前者如北宋王安石的變法，后者如晚明東林黨的「紀綱世界」、「贊議國政」。這一層面，直接關係著國家和社會的治亂。第二、是物質或經濟層面，亦即「開物成務」，諸如農工商賈、水利漕運、兵馬錢糧等一應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事務都包括在內。這一層面，直接關係著國家的強弱和社會的盛衰。第三、是精神或文化的層面，其重心在於建構、完善和維護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系統。以範導和整合「世道人心」，它關係著社會各階層道德水準的高低、精神氣質的優劣、社會風氣的好壞等等。上述三個層面，體現儒家重建社會秩序的全面要求。〔註2〕

二曲在世道人心、治道管理失去道德化、秩序化之過程中，他也突顯了這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經世實踐，他也對此問題深究，並提出若干意見加以匡正，也透由自身的身體力行，實踐個人經世理想。這些思想觀點與實踐歷程，皆是我們在討論其經世過程中須要掌握的。

本章對於二曲對於經世思想與實踐之探究，基本上有兩種面向。首先，就「經世思想層面」之討論，主要扣緊於二曲〈司牧寶鑑〉與〈匡時要務〉二文之著，關於〈匡時要務〉之宗旨，據二曲弟子王心敬在〈司牧寶鑑·序〉中指出：「〈匡時要務〉一書，惓惓以講學救正人心為吾儒第一義。其與當事諸君子往還贈遺書答及商榷治理之言，則懇懇望以實心實政，務底乎唐虞三代之舊。」〔註3〕至於〈司牧寶鑑〉，倪繼梧在〈司牧寶鑑·序〉中，即指出此編「則言言經濟，字字本源，於盤根錯節之中，具批卻導窾之妙。司牧者得是一編。以為暗室中一炬，則利可興，弊可除，經可行，權可達，可以因時而補救，可以因地而致宜。」〔註4〕亦即據二曲之著來看，他對經世之面向是兼具「治道」與「世道」之問題。就「治道」層面之問題，治道之理在於為政者之心行處，二曲對此有所謂的〈司牧寶鑑〉之編著，來加以說明。其次，「世道」層面之問題，世道之治在於人心之教，對此則有所謂〈匡時要務〉之著。可見二曲經世思想，實乃偏向政治層面之治理，以及精神文化層面之問題。

其次，就「經世之實踐層面」來說，這是二曲講學經世、道德經世之層面，其內容則就二曲一生的學術教化、經世講學之歷程來討論。具體的將從

〔註2〕 見林樂昌著，〈李二曲的經世觀念與講學實踐〉，《中國哲學史》第一期，2000年，頁117。

〔註3〕 見〈司牧寶鑑·序〉，《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68。

〔註4〕 見〈司牧寶鑑·序〉，《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67。

二曲之講學、關中書院之建設與教育、關學的推揚、道德節義之展現等四個單元加以陳述。以下則依序說明之：

第一、針對二曲經世之討論大抵有二個層次。首先是在於「理論之部份」，這方面之論述是建立在對於「治道」與「世道」之改革方面。關於治道管理方面，闡述之方向有二，分別從其著〈司牧寶鑑〉之意義加以剖析；以及二曲針對關中大旱，所提出的「荒政治理」之道加以陳述。

第二、關於世道人心、精神文化建設部份，則從〈匡時要務〉一文中闡明其意義，其論述主要建立在二曲對「經世」、「學術」、「人心」三者之關係與詮釋之觀點。

第三、經世之思想必有經世之實踐，關於二曲之經世實踐，首就其於江南與關中講學之歷程加以分析，以明其對關中教育之貢獻。其次，在二曲之講學歷程中，二曲曾於關中書院主講，並訂立了關中書院之〈會約〉，後來也對書院之典制作了部份之建議，這也是討論其經世歷程中，須加以說明的。再則，二曲身繫關學之傳，對關學之推揚不遺餘力，除表章先哲，刊其遺著，並修葺書院專祀，以顯揚關學一脈，此亦討論之重點。最後，經世實踐之落實必須本之道德節義的實踐，亦即二曲屢薦而違旨不仕清廷，實亦身繫風俗教化之意義，這是二曲個人氣節之展現，亦是其經世實踐之一面，乃為最後陳述之處。

第二節 二曲的經世思想

二曲之經世思想，主要見之於其所輯的〈司牧寶鑑〉一書中關於治道管理之思想與討論，其內容乃是針對為官司牧者作為借鑑與取法之意。除此，二曲亦針對關中大旱，而有上書當事的荒政措施，從其所陳，亦可見其對於經世思想之立論。以下則依序論之：

一、〈司牧寶鑑〉中關於經世治道的探索

〈司牧寶鑑〉一文乃輯於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而刊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註5〕。關於其文之內容與編輯之目的，二曲在〈司牧寶鑑〉

〔註5〕見吳懷清〈年譜〉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言：「春，無錫倪大令雖梧攝邑篆來謁，先生出示十九年前所輯〈司牧寶鑑〉，倪即序而梓行。」（見《二曲集》，附錄三，頁697）是故，此篇當完成於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間。

小引〉則明確的指出：「有真正念切民隱，欲盡司牧之實者，儻取而鏡之，法其可法，而戒其當戒，則生民受賜多矣。」〔註6〕可見其編乃是給欲盡司牧之實者，作為一種經世借鑑取法之處，達至興利除弊、經行達權補正之目的。此書雖非二曲之著，但從所輯編之內容與按語之處，誠可見其對經世治道之觀念。

〈司牧寶鑑〉之輯，按其體例與內容共分為四：首先，乃是真西山之〈真公諭屬〉，以及呂新吾〈呂公諭屬〉二諭。二曲認為此二諭乃「為政大經大法」〔註7〕，誠屬為政之規矩與準繩所在。其次，乃〈先賢要言〉部份，此要言乃錄魏莊渠、呂東萊、張希孟、段伯英等諸人「警偏救弊」之言，以期能為施政者所戒。第三、即〈牧政往蹟〉，其意在於舉「歷代膺牧民之任而無愧其職，彪炳史冊者。」〔註8〕作為牧民之榜樣，其內容共收段堅、張需、海瑞、徐九思、顧光遠、王印長、王永命等都諸人之例。最後，則為〈救急單方〉，此方乃為辛復元對為政之患的「治標」的討論。

從所輯之內容與標準來看，〈司牧寶鑑〉本質上是以「治道」為主的經世思想之編輯體例，其特點大抵是：既兼具了理想的為政之道的「應然面」探索，又有「實然面」的為政典範的表彰，涵蓋了理論與實際面；除此，既有「治本之經法處」，又有「治標危急應變之需」的內容，而使本源與現象之問題，無有遺漏。按其內容，大抵可從「實心實政之經世思想」、「正己自反與虛心求益的為政態度」、「教養為先的施政措施」、「仁政與實政之落實」等四項要點來予以說明，以下則依序論之：

（一）實心實政之經世思想

〈司牧寶鑑〉是以「實心實政」為典範的思想。這種觀念即是傳統儒學「為政以德」、「仁心必有仁政」的「道德指導政治」的理想模示之展現。重視的是萬物一體之心與對生民痛癢相關之情，並由此心、此情而形成的恤民、濟民、利民、教民等之實踐。

關於〈司牧寶鑑〉之中心思想的探索，須從二曲之學術本源來加以把握的。其弟子王心敬在〈司牧寶鑑·序〉中即指出：「蓋先生之心，萬物一體之心；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之學。嘗自言曰：『離人無所為我，此心一毫不與斯

〔註6〕見〈司牧寶鑑·小引〉，《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69。

〔註7〕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82。

〔註8〕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85。

世斯民相關，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學，便是自私自利之小人儒，便是異端枯寂無用之學。』〔註 9〕二曲之學乃明體適用之學，這是承自宋儒張載〈西銘〉「萬物一體」而成之一體之仁，並經由「四為大業」之實踐落實的「實心實政」模式。此不但為二曲經世的根本原則，亦為〈司牧寶鑑〉編輯之觀念所在。

分析而言，所謂「實心」，指的是萬物一體之仁，是司牧者「真實的怵惕惻隱的愛民之心」。而「實政」乃基於「實心」而發，指的是由「真實的怵惕惻隱愛民之心」進而推行的「真正的恤民、濟民、利民、教民等牧民實踐」。故「實心實政」，乃是由道德本心為主導的淑世善群之行爲，並非對政治制度良窳與否的討論與改造，是故，其特質仍為傳統儒學強調的道德人治之思想。

亦基於萬物一體之心的「實心實政」，其所編輯選錄皆本於此要則。如對於〈真公論屬〉之節錄，二曲就開宗明義的指出：「西山先生真公帥長沙，宴所屬官僚於湘江亭，作詩以勉之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教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江一盃酒，便煩惜作十分春。』又爲文以諭，聞者莫不感動，吏治爲之一變。」〔註 10〕「同胞一體親」與「痛癢切吾身」，即說明爲政者要體「萬物一體」之心與「民胞物與」之精神，感人民之所感，爲民興利除害。而〈呂公論屬〉中所強調之意涵，據呂氏指出：「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關，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之本份。」、「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內安寧，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其心始遂。」〔註 11〕呂氏之言亦承張載四為大業之觀念，重視的是存有一體相關相切之理，故爲治之道，即是盡心竭力的實踐《中庸》所謂的「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思想。

此外，在〈先賢要言〉所輯之例亦是如此。如魏莊渠答俞縣可知縣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莫如爲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註 12〕重視的是百姓之癢疴疾痛所在。呂新吾亦言：「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

〔註 9〕 見〈司牧寶鑑·序〉，《二曲集》，卷二十八，頁 368。

〔註 10〕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 370。

〔註 11〕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 376。

〔註 12〕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 382。

養我者也。」〔註13〕二曲對此觀念就指出：「令之於民，果癢疴疾痛，一一相關，出塗炭而置之枕席，方不愧爲民父母，方是知重此官。」〔註14〕這說明了，朝廷設官之目的，即在於對人民生活之建全與完善之治理，而基層之守令更與民眾生活是殷切相關的，他必須如父母保赤子一般的生之養之，如此方謂眞父母，才是善盡守令之責。

在〈牧政往蹟〉所舉牧民之蹟，無不本於一體之心，愛民如子，恤民之所苦，濟民之所需。而在〈救急單方〉中則引辛復元自序曰：「吾晉頻年加師旅，因饑饉死者肝腦塗地，生死骨肉各天，舛離情狀，悽愴不忍言。」〔註15〕故急切治其標，遂有〈救急單方〉之作，推其本因亦源於萬物一體之仁，不忍見生民蒙難百姓失所，進而提出的急救之法。

所以實心方有實政，此實政是基於「萬物一體」後的「一體之仁」等道德思想而成的牧民之道，是給欲司牧、執政者借鑒與仿效的。這不但是二曲所學所本之處，亦爲其編輯〈司牧寶鑑〉的準則之所在。

（二）「正己自反」與「虛心求益」的為政態度

〈司牧寶鑑〉在為政的態度上，重視的主體的「正己自反」與「虛心求益」的為政態度。亦即，實政之道是基於一道德心靈爲引導的治理原則。爲政者，必須對自我之「立身行道」進行深切的體察，這是儒學正己之思想。除此，更應「虛心求益」，以知爲政之誤、民情之隱，進而體現「仁心而仁政」的經世實踐。

關於此正己自反的討論，主要見於〈眞公論屬〉以及呂新吾〈呂公論屬〉之說。〈眞公論屬〉中，眞西山就指出爲政者須先正己，其因在於：「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註16〕所謂「四事」指的是「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等。「十害」指的是「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等。從所勉之四事十害來看，事事關乎民生經濟與生活教化，是爲政官吏所要重視之事。眞西山認爲爲政首重視教化，此所

〔註13〕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80。

〔註14〕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82。

〔註15〕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90。

〔註16〕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1。

教之正人者，須先正己，此說乃本自儒學為政者，乃正其身之觀念〔註 17〕。亦即，實政之形成是根本於為政者的「道德自律」之表現，他所指向的是自身之檢束與自反，是否廉而不貪？是否仁而不殘？是否公而無私？是否勤而不匱？故「自勉」其實是「自反」，是自反吾身是否能廉、仁、公、勤等道德行為的實踐過程，能正己後方能正人，這是一種身先實踐的本末之道。

其次，呂新吾〈呂公論屬〉所說明的，則為居官為吏的「應然」之道。呂新吾按其品格能力將為官分之八等，分別是：「率其自然」的第一等人、「盡其當然」的第二等人、「為名而善」的第三等人、「愛民而無才」的第四等人、「品格無成，治理難成」的第五等人、「庸才」的第六等人、「巧宦」的第七等人、「嗜利競進」的第八等人。此八等人乃為現行官場的眾生相。呂新吾即指出：

吾黨泄泄沓沓以苟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歎，將遂任其所終乎？儻一深思，可為慟哭，天生此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為士大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儻一深思，可為大愧。〔註 18〕

呂氏之說乃本自惻隱之真心、萬物一體之心，進而對為官的實心處作深切之自反，期許為政之吏皆能振拔其罪，而能心存體愛，發之仁心而施之仁政。呂新吾更具體的按各級官吏之職，提出「應然之道」。如言「知府之職」，他指出：「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為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謹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註 19〕呂氏認為真正的「知府之職」是要能夠奉院司之科條而董督僚屬，要能酌郡邑之利定而細與興除，方不愧所職。這種對為官之職，提出「應然之道」，乃本之呂氏擔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所著的《實政錄》一書。其著書之目的在於，除藉此書以明治道之施措興廢外，重視與強調的是為官「點檢自慊自愧」的正己之義。可見其「應然之道」的論述，其實是深寓自反檢點的正己意義。二曲對〈真公論屬〉及〈呂公論屬〉評價甚高，他認為〈真公論屬〉乃「萬世為政之大經」，

〔註 17〕 見《論語集注》〈子路第十三〉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卷七，頁 143~144。

〔註 18〕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 378。

〔註 19〕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 378。

〔註20〕而〈呂公論屬〉此書：「凡政務所關，及小民生計，區處靡不詳盡，痛快精確，秦漢以來僅見，誠經世碩畫，救時指南也。」〔註21〕是故，此二論乃為政大經大法之所在，是後人司牧為政應有之規矩與準繩。

二曲對經世典範之評價與認同，基本是建構在一種「正己自反」的意識下展開的。如對於「仕宦八等」一說中，二曲就指出：「仕宦有此八等，吾人自審果居何等？若遜一等而弗居，區區介於二三之間，已為無志，儻更瞠乎其後，將何以自立耶？」〔註22〕在論「知府之職」中，二曲亦言：「府職之責任如此，拊心自問，曠療與否，快歉自知。」〔註23〕總的來說，二曲認為為政本質上即是一種道德的「內省之思」。此「內省」指向自我之職之責，所「思」指向「人民群體」之安樂順遂與否？惟有內省所思無疚，人民和順安樂，方是司牧為官經世功能真正的體現。

其次，為政的態度除「正己自反」外，為政之道更講究「虛心求益」。真西山在〈真公論屬〉即指出：

夫州與縣，本同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於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思廣忠益為先。某之視侯，無能為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註24〕

真氏認為為政者除正己自反外，尚要能開誠佈公，虛心求益於人。政務之事必須要能夠上下通達，方能無所隱諱，政通而人和，若為政者不能虛心以求，聞善而改，自然則造成「政疵民隱」之弊。二曲對為政虛心求教甚表重視，他指出：

當事者果虛心無我，樂於聞善，孰不樂告以善。集眾人之才識以為才識，則其才識何可限量。若自恃才識，而好察不行，上下之情不通，自病病民，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智愚賢不肖之分，正在於此。〔註25〕

二曲認為集眾人之才識而為乃「智賢之舉」，而自恃才識而使上下蒙蔽、民情

〔註20〕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6。

〔註21〕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6。

〔註22〕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8。

〔註23〕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9。

〔註24〕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3。

〔註25〕 見〈司牧寶鑑〉，《二曲集》，卷二十八，頁374。